



儿童文学
张之路

自选精品集

张之路◎著

张之路儿童文学自选精品集

香格里拉遇险记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ARPTIME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时代出版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张之路儿童文学自选精品集

香格里拉遇险记

张之路 著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香格里拉遇险记 / 张之路著. —合肥: 安徽少年儿童

出版社, 2014.1

(张之路儿童文学自选精品集)

ISBN 978-7-5397-6912-7

I. ①香… II. ①张… III. ①儿童文学—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87.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91442 号

ZHANGZHI LU ERTONG WENXUE ZIXUAN JINGPIN JI XIANGGELILA YUXIAN JI

张之路儿童文学自选精品集·香格里拉遇险记

张之路 著

出版人: 张克文

策划: 何军民

责任编辑: 李琳

装帧设计: 于青

责任校对: 江伟

责任印制: 田航

出版发行: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E-mail: ahse@yahoo.cn

新浪官方微博: <http://weibo.com/ahsechs>

腾讯官方微博: <http://t.qq.com/anhuisaonianer> (QQ: 2202426653)

(安徽省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 邮政编码: 230071)

市场营销部电话: (0551) 63533521(办公室) 63533531(传真)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本社市场营销部联系调换)

印制: 安徽新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本: 635mm × 900mm 1/16

印张: 10.5

插页: 8

字数: 85 千字

版次: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97-6912-7

定价: 16.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香格里拉遇险记	1
敢于“认输”	19
使声	23
微笑的徽章	25
母亲与婴儿	28
“混沌”之死	31
种下一粒文学的种子	33
我的读书经历	36
蜡烛的第五种用途	40
男人的故事(之一)	44
男人的故事(之二)	49
珍惜我们的家	53
台北随想	57
“孙猴子”的经验	67
渴望朋友	70
勇敢面对	73
看闲书,讲电影	77

幻想的羽翼	81
选举的故事	85
“可爱的”不懂事	89
不必完美,真实就好	93
花花的悲惨遭遇	96
锦囊妙计	99
不要相信自己的眼睛	103
伤心的试验	106
打架的风度	110
话是开门的钥匙	115
自尊的力量	120
男儿当自强	124
做个有“眼泪”的男人	128
关心与尊重之间	131
欣赏与占有	136
稀奇古怪的事情	140
外星人和鼯鼠	143
影星和他的“侄子”	147
老兵	150
广告与做人	154
严师畏友	158
我的彗星	162





香格里拉遇险记

我曾去过很多地方,但是有点惭愧,也有点遗憾——我的旅行都是浮光掠影、走马观花式的。这种欢愉是短暂的,而且是表面的,“含金量”实在不高。回头一想,因为我只用了腿和眼睛,而没有用脑子,一直是“傻玩”。这次我用了点脑子,翻了翻地图和资料,还写了文章。山和水都是外在的,苦和甜才来自内心。

——题记

—

从昆明往西北飞 706 公里,大约一个小时,有个地方叫迪庆,全名是“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在藏语中,迪庆是“吉祥如意的地方”。全国一共有十个藏族自治州,它是其中之一,也是云南唯一的藏族自治州。自治州的州府设



在中甸县(即香格里拉县)的建塘镇。

一家出版社召开笔会,特意邀请与会的作者到这里参观。一位总编、三位编辑,再加上八位作家,一行十二个人,整够一打之数。

负责接待我们的是个藏族姑娘,名字叫卓玛,是我们到达中甸县城后的导游。我们都知道,卓玛在藏语中就是“仙女”的意思。我估计这位“小仙女”不到二十岁,不高也不矮,有点瘦,略显单薄,但却明显地让人感到她有一种吃苦耐劳的素质,这是在大城市长大的女孩子身上很少见到的。由于常年被高原的山风吹拂和阳光照射,卓玛稍稍黝黑的面颊上有两朵胭脂一样的红晕。她很健康,挺秀气,也很朴实。

第一天见到她的时候,她穿戴藏族的服饰。和我们上路的时候,她换上了夹克衫。卓玛汉语说得不错,还经常用手势帮助交流。她没有职业导游那种程序化的、近于背书似的诵说,她说话的声音不高,慢声细语的,但永远是那样诚恳和充满感情。

我们在车上经常请卓玛唱歌,她很大方,说唱就唱:

有一个美丽的地方叫香格里拉。那里四季常
青,那里鸟语花香,那里并不遥远,那里就是我的
家乡……



一两天接触下来，我们惊异地发现，卓玛不光会唱好听的歌，她的地理和历史知识也非常丰富。在听了她那认真而且经常加上评论的介绍后，我们开玩笑说：“卓玛不光是个导游，还是个哲学家和历史学家呢……”卓玛腼腆地笑笑：“你们不要开玩笑啊！不过，我将来真想上大学呢！”这时候，卓玛的眼睛显得特别清澈、明亮……

迪庆州地处滇、川、藏三省（区）的交界处，属于青藏高原向南延伸的部分。因为它还属于横断山脉西南的腹地，因此地势北高南低。州境内有三座山、两条江。三座山分别是梅里雪山山脉、云岭雪山山脉、中甸雪山山脉。在三座山中间有澜沧江和金沙江从北向南穿过，当地人说这叫“三山夹两江”。

独特的地理位置造就了迪庆美丽的自然风光。像梅里雪山、虎跳峡、碧塔海、白水台等天然景观与当地的民族风情交相辉映，构成了一个童话般的梦幻世界。

20 世纪 20 年代初，美籍奥地利学者约瑟夫·洛克博士来到中国云南西北地区考察以后，在 1924 年到 1935 年之间发表了大量文章向全世界介绍“隐秘”在中国滇西北深山峡谷中的一个炊烟袅袅、鲜花盛开的世外桃源。

1933 年，英国作家詹姆斯·希尔顿创作了小说《消失的地平线》。书中描述了中国云南西北部一个充满神秘色彩的、深藏在高山峡谷中的田园式的村镇“香格里拉”——



在它的最高处有着世界上最美丽、最可爱的山峰。小说被改编成电影，电影的主题歌《这美丽的香格里拉》至今被人们传唱。

从那个时候，人们就开始苦苦地寻求那人间仙境——美丽的香格里拉。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滇西北撩起了她神秘的面纱，向世界展示她的美丽容颜。

卓玛告诉我们：梅里雪山是云南省最壮观的雪山山群，兀立绵延数百里，占去德钦县大约 35% 的面积。海拔 6000 米以上的太子十三峰既各具神姿，又紧密相连。主峰卡瓦格博峰海拔 6740 米，是云南最高的山峰。迪庆的藏族人民在梅里雪山脚下留下了世代生存的足迹。在藏族人民的意识里，“不朝拜梅里雪山，死后就没有好归宿”。

1999 年 10 月 17 日，我们准备去“朝拜”梅里雪山。说得更具体点，我们是去“看望”卡瓦格博峰下的“明永恰”冰川。“明永恰”在藏语里的意思是“冰山里的火炉”。

谁也没有想到，那两天的旅游真是“高潮迭起”，险象环生。在那两天里，我每次看到卓玛，她的脸上都是愁云密布，好几次眼泪还围着眼圈打转转。那是我们很难忘的一次遭遇。我估计，在卓玛的导游工作中，也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糟糕的事情。

那天早晨，吃过早饭，我们从州府中甸乘坐一辆中巴开往德钦县。一路上都是盘山的环道，从车窗往下看去，有



时是湍急的江水,有时是峡谷中的一小块窄窄的平地上星星点点坐落着的几间房屋。那里住的人可能一辈子也没有走出过大山、到过县城吧!

那时已是秋天,一眼望不到边的山坡依然能让人想象出它夏日的葱茏。这时候,花草的颜色已经变成猩红和金黄,铺天盖地,绵延不绝。路上偶尔看见一个行人,近了,才发现是一个“老外”背着沉重的行囊在山路上踽踽独行。我们不禁十分感慨!

中午时分,远远地看见一片干涸的峡谷顺着地势从上到下延伸开来。那里有许多房屋,我以为这是一个村镇。卓玛告诉我们,那里就是德钦县城。我稍稍有些惊讶。我到过中国的许多县城,却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小的县城,而且从来没有见过在峡谷中“安营扎寨”的县城。也许是我少见多怪吧!

在县城的一家旅店吃过午饭,我们继续赶路。司机指着顺着峡谷往上走的一条路说:“往那里开就是西藏了!”

下午六点钟左右,我们来到了雪山脚下。天还很亮,我们面临着两个选择:一是在这里住下,明天一早上山,不过那样,今天余下的时间就“浪费”了;再一个选择就是现在登山,在“冰川饭店”住下,明天一早看冰川,然后下山,这样可以早一点返回中甸。

“你们自己决定。”卓玛说完就在一旁静静地看着



我们。

“到冰川有多远啊？”大家不约而同地问。我们要考虑时间和身体情况，毕竟已经是黄昏了。

“也就是两公里吧。两个小时差不多……”卓玛说。

这是一个不大不小的数字，大家犹豫了一会儿，有人不想走，但不好意思说，关键是不知道前面有多大的困难。好胜的心理渐渐占据了主流地位。无非是吃点苦呗！我们这些在城里住惯了的人也太娇气了。这种心情对于我们每一个人，包括开始不想走的人都是一样的。

“走吧……”有人怀着八分信心和两分心虚的口气说。

“要走就快点走。”这些声音都透着心里没底。

在一片“民主”的气氛中，我们这一打人“集中”地上路了，加上卓玛，形成了一个不是很顺口的数字。这次“行军”是从一个缓坡开始的，山路的两旁都是郁郁葱葱的树木。

我和湖北作家邓一光两个人走在最前面。邓一光身体很棒，也年轻，一米八几的个子，还有几分彪悍。

走了几个上坡的拐弯之后，脚下觉得沉重起来，我们开始走一段儿就“喘口气”。

“不知道后面的人怎么样了？我有点担心宏猷的身体。”邓一光说的宏猷就是作家董宏猷。我知道宏猷体重比较重，心脏又不好，于是放慢了脚步。



在这段时间里，梅子涵像只山猫一样蹿了上来，接着是常新港、曹文轩。又过了一会儿，沈石溪、秦文君和少儿社的编辑刘春霞也爬了上来。看见我们，他们也停下来休息。有人开玩笑说：“沈石溪最有绅士风度，别的先生都光顾自己往前跑，他却陪着两位女士。”沈石溪瞪着他那双很有魅力的大眼睛不卑不亢地微笑着。

“抽烟！”沈石溪递给我一支“红塔山”。

在这大口喘着粗气、很需要氧气的时候抽烟，真是的！可我还是抽了。

“你们先走吧，我慢点。”邓一光对我说。

天空从青蓝色变成了灰色，几颗星星在空中若隐若现。幸亏没有阴天，我庆幸地想。

间或，有几个藏民牵着马从上面下来，马上驮着神色紧张的游客。游客听说我们现在还要往上爬，大都露出惊讶的神情。

“还有多远？”

“还有好远呢！”

我们的心情顿时变得沉重起来。卓玛和编辑小何也上来了。我们在同行的一段路上，不停地问：“卓玛，还有多远？”

“再往前走一点，就到三分之一了。”

啊！走了这么半天，还不到三分之一呀！看看表，已经



是七点多钟了。

卓玛也有些着急了。她走得很快,但她身体再好也代替不了我们。她对我们说:“我先到前面看看,不要让他们走迷了路。你们走到原始林的时候等一下。”

我们对她的“指令”没来得及考虑,只是想到她是一个女孩子,于是就让小何跟她一起走。小何也有这样的条件——身体好,又热情。

就像马拉松赛跑,队伍经过了一番“竞争”“选择”之后,变成了三个小分队。“先头部队”是梅子涵、曹文轩和常新港,“中间部队”是沈石溪、秦文君、刘春霞和我,后面是以冯总编为首的“司令部”,这里面还有董宏猷、邓一光和编辑部主任王卉。卓玛和小何就算是通信员和侦察员吧。

我们又走了很久,不知道“先头部队”到了没有,也不知道“司令部”转移到了什么地方。手机已经没有任何用处了。我们经常想到马,就像沙漠里的人经常想到水一样。怎么不骑马上来呢?

想也没有用!我们只好就这样继续往前走,不管快慢,反正是往前迈一步,就离胜利近一点。

天渐渐黑了下来,天上落下了小雨。我们担心的事情全都发生了。我撑起了一把忘记从哪儿抄来的破伞,迎面的风把伞上的塑料布撩起了一半。我一点点地再把它们钩在骨架上,没走几步,它们又被撩开了,我干脆就打着半



个伞前进。我只是祈祷,那半个伞不要再背叛我。

最严峻的时刻拉开了序幕。我们的前方出现了一小块相对平缓的山坡空地,几棵被锯掉的大树只剩下膝盖高矮的树墩分布在空地的两侧,一看就是供人休息而准备的。而山坡的上面就是一片遮天蔽日的参天大树。在树林中间,似乎有一条路在等着我们,但黑黢黢的什么也看不清楚。

二

我们没有火把也没有手电筒。我和沈石溪划了火柴试探着往前走,不指望看清楚路,只要求知道哪儿是路就可以。划了三根火柴,我们只看见对方失望的脸。

我们走向空地,这可能就是卓玛说的原始林的入口吧。不要说迷路,这里简直是寸步难行啊!空地头顶上的树木比较稀疏,我们还能互相看见对方。

我们现在是进不能进,退不能退。虽然是四个人,但孤独单薄的心绪还是涌上心头。后面的“司令部”是不是已经返回了?前面的人到达没有?卓玛和小何是不是已经和前面的三个家伙并成了一路……

我们决定在这里“死”等,等着卓玛带着藏民拿着电筒来接我们。万一他们来不了,我们无非是在这里等到天亮。



想到要等一夜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时间还太早,现在才晚上八点半钟,起码要等十个小时。要知道,这里不是温暖明亮的房间,这里是漆黑雨夜的森林!这是多么难熬和漫长啊!

“会不会有野兽呀?”刘春霞问。

沈石溪是写动物小说的专家,在云南的橡胶林里当过好多年农工,现在又是在云南服役的军人,他的话比谁都权威!我本以为他会说:放心吧!这里怎么会有野兽呢?

不料他却严肃地说:“哟!这可说不定……”

刘春霞站起来,和我背靠背地坐在一个树墩子上。

秦文君说:“刘春霞,你走的时候要告诉张之路一声。要不,有只手搭在他的肩膀上,他还以为是你呢。一回头,原来是只大灰狼!”

我当时的念头就是怕在周围的树丛里出现那两只绿火苗似的眼睛,接着又会出现两只——在我的心里,群狼是最不好对付的。

“抽烟!”我把烟递给沈石溪。

沈石溪说:“留着火柴,我的打火机还有点油。”

我们就这样在这里坐了一个多小时。什么笑话也想不起来,什么话也懒得说,只是耳朵和眼睛变得格外灵。经常有人叫起来,尤其是两位女同胞:你们听!有声音!事后想起来,如果换一个环境,一个小时的时间,聊天、打扑克,一



会儿就过去了。可那个时候就偏偏不成！

人的声音出现了，但转瞬又没有了。我们激动异常，兴奋的心情无法形容。我不由得想起我自己创作的一句名言：要使他幸福，先让他痛苦！

那个声音又响起来了。不是错觉！“司令部”的人上来啦！

我站起来，面对声音的方向点起了一根火柴，感觉那就是一支火炬！

没有响应。当我点亮第三根“火炬”的时候，我听见了欢呼声。接着，他们的身影便影影绰绰地出现了。

王卉第一个爬上来，跑到沈石溪跟前就没头没脑地拥抱他。我特理解，不由得想起一张著名的照片：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在大街上，一个水兵亲吻一个不认识的姑娘——不过，王卉接下来的话让我有些遗憾。她感激地对沈石溪说：“我看见你划的火柴，特激动！我们正不知道往哪儿走呢！”

我争了半天点燃“火炬”的功劳，但没有人在意我的话。大家已经沉浸在会师的欢乐之中，我也只好当个无名英雄了。

问题和困难依然存在，不过是四个人的“痛苦”现在由八个人来承担，大家都觉得好过了一些。

邓一光和我坐在一个树墩上，我那把破雨伞发挥了重



要的作用。接下来的问题必须面对：淋雨会得病的，天气很冷，可是许多人的衣服没有带在身上。晚饭还没有吃，所有人的身上没有带一点食物。

董宏猷挨个走到每个人面前，给每人发了一个小小的纸袋，比袋泡茶的袋子还小、还薄。

这是什么？药吗？这是钙粉！我们明白了，这是宏猷随身携带的营养品！我们苦笑着问：“这管什么用？”

“能管点用。”宏猷说。我撕开袋口仰脖往嘴里倒，可惜一部分撒在了领子和胸襟上了。

出版社的冯总编有些不安，因为他是主办单位的负责人。比起我们，他又多了一层担心：前面的人上去没有？眼前的人会不会得病？我们还要在这里等多久？

很长的时间，大家极力说些鼓励的话，但和严峻的事实相比，一切都显得苍白无力。

许多人心中都有一个想法：今天不应该上来！但大家都不说。我感到很安慰。还有一个想法就是：应该骑马上山！我们在中甸参观碧塔海的时候都骑马的。现在大家也不说，我觉得也是应该的。因为，在面对困难的时候，抱怨是最没有意义，也是最没有意思的……

山上隐约传来人呼喊的声音，但不是每个人都听见了，而且转瞬又没了，但希望的火花在大家心中点燃了。有句形容山势险要的话说：“对面能说话，相遇得一天。”所以